

# 费梁:将科学研究干到底

□ 蔡友情

2020年成都市全国科普日彭州专场活动中,彭州市科协特别邀请费梁到活动现场,讲述科学家的故事。

初见费老,这个身单薄的老人,给人一种亲切感、慈祥感。原以为和这样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相处起来会有些距离,但是见到费老的那一刻,所有的复杂心情瞬间消失,唯有敬重之情。

通过与费老交谈,我了解到他在多年科研生涯中的酸甜苦辣。

过去,科技和交通都不发达,很多采集物种标本的地点都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大山深处,费老每次都要先乘坐大卡车到县城,然后再徒步,就这样来回一趟都要一周多时间。在采集物种标本过程中,由于条件所限无法拍照,费老就只有把看到的动物画下来,往往画一只动物就需要一

周时间。费老也曾请过专业人员帮忙,但效果并不满意,也因此更坚定了自己采集标本和学习绘画的信念。最终,费老锻炼出了自己的绘画技能,并整理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记录104个物种的《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》,打破了国际上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传统蛙属旧分类系统。在各国学界原本公认的4个蝌蚪类型外,发现和定义了第五个蝌蚪类型:无唇齿左孔型,引发了学界的关注。

费老的书里,都是他自己绘制的动物图案,惟妙惟肖、栩栩如生。

当询问费老在野外采集两栖动物标本过程中是否会遇到危险,费老很是淡定:“狼和豹子都遇到过几次,只要深谙和动物相处之道,不去伤害它们,它们也不会来



费梁(中)与作者(右一)合影

伤害你……”

在全国科普日彭州专场活动还未开始时,费老就迫不及待地到会场沟通安排自己要讲述的《科学家故事》相关情况。在活动结束后,他还在担心自己是否发

挥好。

即使84岁高龄,费老每年也只休息除夕一天,而他平时的工作时间每天都高达12个小时。但费老并没有任何抱怨,反而解释道:正因为年龄大了,就越要珍惜

费梁,我国两栖类动物学泰斗,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、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正式任命教授馆员。他创建了国内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,并完成了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的首次编目,于201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。如今已84岁高龄的他,每天早上九点都会准时走进研究所大门,开启新一天的工作。

所有工作的时间,尽力把没有完成的工作做完、做好。

对于费老来说,退休的只是职务,但科学研究要干到底。(作者系彭州市党组成员、副主席蔡友情)

美文阅读

这么热的天,到陈家沟去,把妈妈接到城里来,以后,只有清明和大年三十才会回去。

一下车便觉得凉快,空气清新。想在陈家沟度夏,可是曾经的老房子落魄得只余半间,放着妈妈的棺材,那是三十年前买好的。爸爸走了,那只棺材有些孤单。

妈妈舍不得走。嫁入陈家六十余年,落叶归根之时,却要离开,真是一步三回头。峨眉山依然青黛,门前柳树青翠依依,屋前屋后茶花树与杂草同荣。熟悉的环境,似乎与妈妈融为一体。今日的离开,像割她身上肉。

阳光猛烈,看得见池塘里冒青烟。一切活物都想到阴凉处自得其乐,不与阳光对抗。在城里即将成为空城时,我却把妈妈往城里接。

正是八月。三伏高挑,心性颇静,才有闲暇到陈家沟。妈妈看着我满身汗水,带着笑意,她说,秋天凉爽的时候搬多好。

正要上车,听到对面那家人在吵架。“老子把你养大了,你不要娘了,你以后不老吗?”“你各人住到你么儿家去,我已经养了你四个月,最多还住十天,十天不走,撵你走。”一个五六十岁的男子,那声音带着恨,好像有仇。

妈妈想去劝,我说,清官难断家务事,多一事不如少事,走吧。妈妈望着窗外,沉默了。我不说话,妻子不说话,只有空调吹风声。

走到七队,妈妈叫我停下来。她下了车,看着漫山遍野的山茶树、桃树,最后定睛望着贫困户的房子。的确,陈家沟变了。三百年前,这里开宣公路以上都是山林,先祖指手为界,把这里命名陈家沟。三百年,陈家沟默默无闻,只在此处生生世世。如今,山水有灵气,人们生活春风化雨。妈妈的

意思怎能不知道呢?这是聚居区,乡里乡亲,自在亲热,到城里,出门都是陌生人。

二十多年前想把爸妈接来,可是条件不允许,住的是单位分的一个单间,三个人都显拥挤。十多年前,搬了新家,没有电梯。七十多岁的爸妈,每上一次楼要歇两次气。住了一段时间,留都留不住,回了陈家沟。

我与妻子吃了晚饭,等妈妈吃完,到莲花世界去散步。妈妈说,你看嘛,这么多菜没有吃完,你们不知道,那个时候饿饭,想吃的都没得,以后少煮些,浪费了可惜。妻子说,吃完了嘛,我好洗碗,洗了就出去,那边凉快。妈妈说,莫倒了,我明天早上吃。

莲花世界华灯初上,荷花熠熠生辉,一阵荷香飘来,妈妈顿时神清气爽,一脸开心。妈妈说,森儿的男朋友哪儿人,干什么工作,多少钱一个月?妻子说,不知道,给她介绍过,一个没有相中。妈妈说,这么大了还不要朋友,我想抱重外孙呢。妻子说,这个能急吗?孩子大了,她有主张,还没水到渠成。我说,妈妈,你会活到一百岁,一定能抱重外孙。我们边走边说,身边的人络绎不绝。

正走着,三哥两口子赶了过来。我把扇子递给妈妈,妈妈给三哥的孙子扇风。刚学会走路的小家伙,一下扑到妈妈怀里,那高兴劲儿,让同堂四代快乐。三哥说,明天到他家吃早饭,从俄罗斯带回来的鱼子酱,煮面味道特别香。妈妈说,摸螺蛳?你好久去摸的螺蛳?

## 闲夏

□ 陈自川

八月,幸福的八月。炎夏即将离去,初秋早已附身。早晚的凉爽,让妈妈早睡早起很舒服,很多时候,我还没有起床,妈妈已买菜回来。我说,你这么大年龄,只管一天吃喝玩耍,其他的不要操心。可是,妈妈闲不住,总要做什么。

“么儿呢,你在哪儿,我在电梯里出不来了。”妈妈在电梯里打电话。我说,在外面,马上给你儿媳打电话,你从几号电梯上楼的?妻子把妈妈从电梯里接出来,才明白妈妈也有糊涂的时候。这才教妈妈如何使用电梯,一遍两遍,刚来那几天每天都要陪着上下电梯几次。

妈妈八十有五,现在思维清晰,行动正常,只是每天都要服高血压、糖尿病的药,每周带她去检查一次。偶尔在家喝个小酒,她会嘱咐几句。妈说,不要像以前那样哈起喝,喝醉了伤身体,酒嘛,适可而止。可是一上了桌子,有了酒兴,哪儿控制得了,一时的高兴,往往第二天醉。妈妈看到这种情形,便说,我过去还是喝酒,现在不喝,我身体一样的好,醉了自己难受。我说,听妈妈的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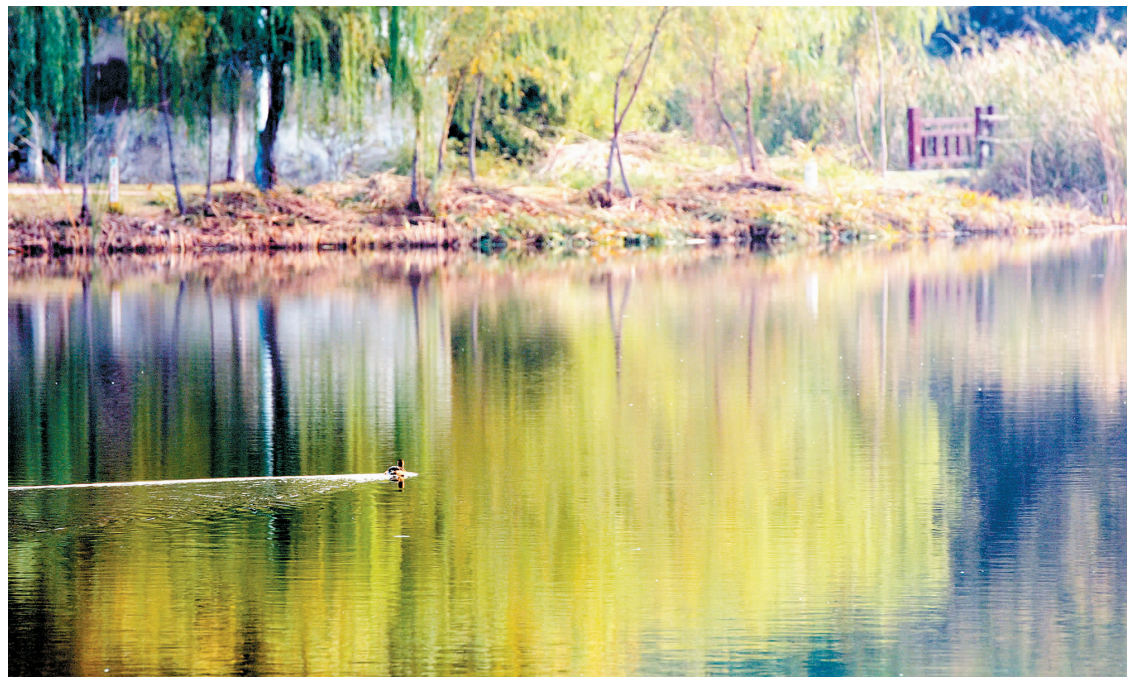
妈妈在上过世纪六七十年代受过生活的苦,以前来爱摆那些龙门阵。来了这么久,没有听她说过一次,却常念叨在老家的好日子。妈妈在陈家沟,常常早上起来,沿着峨城河走到七队,再走回家煮早饭。晚上,吃了晚饭后再走一次。就算是下雨天,只要不是大雨,水泥板路走起来也舒服。大家都不种庄稼,看看田里土里那些花花草草,走路是一种享受。她

说,这一家打造成了民宿,那一家又来什么游客。如果陈家沟有宝塔坝那样的荷田,住在陈家沟真不想走。

妈妈念叨陈家沟,我又何尝不想陈家沟呢?从小在陈家沟长大,

陈家沟有我的精的神,那是真正的故乡。妈妈说,百年之后,把我带回陈家沟,要看着你爸爸,陪着陈家沟的山山水水。生亦何欢,死亦何求,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归宿,只要把当下的日子过好,不怨天尤人即可。

正写着这个文章,妈妈站在我的身后。她说,莫写了,吃晚饭。我说,你们先吃,还有两段写完了就来吃。妈妈说,给你倒一杯酒哈。



秋水竞游 李陶 摄

小说看台

## 闪小说二题

□ 文/程思良

### 空巢

城中公园西北角的僻静处,有座古旧的小亭,叫“孝亭”。亭柱上雕刻着一副楹联:“勤事至亲,百善孝为先;恒守美德,众贤君居首。”

每天,孝亭里总会出现一位老人。老人只做一件事,左手执黑,右手执白,独自在石桌上默默地下围棋。

开始,人们还对老人的古怪行为很惊异。久而久之,也就习以为常了。

有一天,有人发现老人已连续五天未来孝亭,便四处打听,才知老人已于三天前去世。

老人走得很热闹,灵堂里挤满了匆匆赶来的子孙们,他们的哭声汹涌澎湃。

孝亭里冷清了一段时间后,又出现了另一位老人的身影。每天,他都与伏在脚边的那只哈巴狗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。

### 讲个故事

多年没回老家的老王,春节前回到了老家。听说发小老方得了胃癌,便去县医院探望。老王说了很多安慰的话,可是老方仍然叹息连连。

“老方,给你讲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真的,就发生在我生活的江城。十年前,江城医院的一个重症病房里,住着两个人,一个才32岁,一个已66岁,都是肺癌。那个年轻人,整天躺在病床上,长吁短叹,从没露过笑脸。那个老头呢,一边打吊水,

一边兴致勃勃地听收音机里的京剧,不时还跟着哼几句。不吊吊水时,他就下床在医院里转悠,逢人就拉呱,一脸笑呵呵的,没病人似的。”

“那老头咋能这么坦然?”老方惊奇地问道。

“也有人问那老头这个问题,他呵呵一笑道:‘得不得绝症不是我能决定的,但让每一天都快乐却是我能决定的。与其在愁苦中死去,不如在快乐中离去。’”老王说。

“后来呢?”老方问道。

“一个月后,那年轻人在病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”老王沉默了片刻,指着自已,笑眯眯地说,“至于那老头嘛,至今还活得好好的哩!”

望着眼前精神矍铄的老王,老方的嘴巴惊得半天合不拢。



错位

陆杏清 摄